



暗月传说

The Dark Divine

之 夜曲

【美】布莉·德斯佩恩（Bree Despain）◎著

姜彦青◎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暗月传说

The Dark Divine

●夜曲

【美】布莉·德斯佩恩 (Bree Despain) ◎著

姜彦青◎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暗月传说之夜曲/ (美) 德斯佩恩 (Despain, B.) 著; 姜彦青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0.11
书名原文: The Dark Divine
ISBN 978-7-5404-4673-4

I. ①暗… II. ①德…②姜…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11886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8-2010-227

上架建议: 畅销书·外国文学

THE DARK DIVINE © 2010 by Bree Despain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with
The Fielding Agency,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暗月传说之夜曲

作 者: 【美】布莉·德斯佩恩 (Bree Despain)

译 者: 姜彦青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徐小芳

策划编辑: 吴成玮 薛 婷

版权支持: 李彩萍

营销支持: 尚 蕾

版式设计: 风 筝

封面设计: 张丽娜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4673-4

定 价: 29.80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CONTENTS
目录

2

给我的布里克

献 祭

第一章 浪子归来 / 9

第二章 承诺……承诺…… / 27

第三章 白纸，重新开始 / 37

第四章 似有神助 / 43

第五章 爱永不止息 / 65

第六章 奇迹的创造者 / 79

第七章 责 任 / 97

第八章 诱 惑 / 123

第九章 感恩节 / 147

第十章 意想不到的事情 / 165

CONTENTS
目录

2

- | | | | |
|------|--------------|-------|------------|
| 第十一章 | 原来如此 / 173 | 第二十章 | 恐 惧 / 303 |
| 第十二章 | 疑团仍未解开 / 195 | 第二十一章 | 毫无希望 / 309 |
| 第十三章 | 上帝的猎犬 / 207 | 第二十二章 | 首&尾 / 323 |
| 第十四章 | 高处不胜寒 / 217 | 第二十三章 | 常 识 / 333 |
| 第十五章 | 迷途的羔羊 / 235 | 第二十四章 | 永 远 / 337 |
| 第十六章 | 未完成 / 253 | 第二十五章 | 另一个 / 351 |
| 第十七章 | 披着人皮的狼 / 259 | 第二十六章 | 英 雄 / 369 |
| 第十八章 | 秘密之书 / 275 | 第二十七章 | 天宠不再 / 389 |
| 第十九章 | 选 择 / 289 | 第二十八章 | 救 赎 / 401 |

给我的布里克

正因为你带回来那个手提电脑，
这些年一直对我说：“你最好从事写作。”

——永远爱你的布莉

献祭

我的嘴里满是鲜血，我的血管被火焰烧焦。

我忍住了尖叫。一弯银刀滑落下来——是我选择了命运。

我，死去或者活着。拯救或者毁灭。天使或者恶魔。

我是格蕾丝。

我把银刀深深地插了进去。

这是我的献祭——

~ ~

英雄这个称号跟我毫无关系

因为地球上有很多恶魔横行霸道，所以上帝决定以毒攻毒。我的家族是勇士部落的一份子。同时，他们又是忠实而虔诚的上帝的拥护者，谨遵他的教诲。上帝决定封赏卡比家族——赐予他们超能力。

~ ~

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体内寄生着一只动物——也就是狼——它正一天天地啃噬这些人类的感情，那些消极的感情，特别是骄傲、嫉妒、下流、怯懦、还有憎恨

恶魔们就培养这类感情。当上帝的猎犬一点点变得高傲自大的时候——越来越觉得他们比凡人都更优越的时候——他们心中的那只狼也在一点点长大。它控制了他们的思想、

行动，一点点吞噬他们的灵魂。于是，上帝的福音最终变成了一种诅咒。

现在，它的力量已经强大到足以控制上帝的猎犬的理性，将他们变成了披着人皮的狼。当它施行伤害和杀戮行为的时候，猎犬们的凡人灵魂就会被出卖。



狼人总是想要杀害他最爱的人……

如果你有勇气，那么最好是你来将那把匕首插进狼的心脏。据我从那个盲人预言家那里学到的东西来讲，唯一可以将我从那个怪物的魔爪中解救出来的办法就是被你杀死。为了寻求生存，我心里的狼会毁掉任何我爱的人，而唯一能解救我灵魂的办法就是杀死这只狼，以真爱之名，被那个最爱我的人杀死……

第一章 浪子归来

暗月传说之夜曲 2

午餐过后

“格蕾丝！你赶紧去看看新来的家伙！”艾普丽尔从下面的过道跳着过来对我说。她对什么事都兴奋过头，时不时让我想起以前养的那条可卡（西班牙长耳猎犬）。

“是不是让人想入非非啊？”我的背包差点掉在地上，这愚蠢的柜子密码！

“绝对不是。这家伙讨厌死了。他刚刚被前两所学校开除了，而且听布雷特·约翰逊说，他好像现在还处于假释期呢。”艾普丽尔咧开嘴笑了笑，继续说，“而且啊，大家都知道裘德才是真正的大帅哥嘛！”她像煞有介事地猛打了一下我胳膊。

得，这下我的背包真的掉了，那盒粉蜡笔“啪”地掉在我脚边。“我可不想知道！”我咕哝着蹲下去，一边捡着滚得到处都是的粉蜡笔，一边说，“裘德是我哥啊，你不是忘

了吧？”

艾普丽尔骨碌碌转着眼睛：“午饭的时候他肯定跟你打听我了，对不对？”

“嗯，”我捡起碎成几截的粉蜡笔，说，“他问：‘艾普丽尔怎么样？’我回答‘她很棒啊’。接着，他就给我分了一半他的鸡肉三明治。”我敢肯定，这丫头是“重色轻友”，恐怕她是为了接近我哥哥才跟我做朋友——像这学校一半以上的其他女孩一样。

“赶紧去啊！”她扭头催我上楼。

“那你一定帮我啊。”我拿起一支碎蜡笔晃了晃，“这是我从咖啡店回来时刚买的。”

艾普丽尔蹲了下来，捡起一支蓝色的粉蜡笔，说：“你买这些干吗？你不是一直都用炭笔吗？”

“还不是因为那幅画，我一直没办法画出理想的效果嘛！”我拿过她手里的那支蓝色粉蜡笔，将它卡在盒子里，“我准备重新画一幅。”

“但是明天就要交稿啦！”

“如果画不好，我不会交的。”我说。

“我觉得那幅画也没你说的那么糟糕吧，”艾普丽尔说，“对了，那个新来的家伙好像对你那幅画很感兴趣呢。”

“什么？”我很惊讶。

艾普丽尔跳起来猛地抓住我的胳膊，说：“快来，你一定得去瞧瞧。”她一边说，一边拉着我冲向画室。

我紧抓着蜡笔盒：“喂，你真是怪人！”

艾普丽尔笑着加快了脚步。

“嘿，她来了！”看见我们出现在画室的拐角处，琳恩·毕肖普大叫起来。画室门口聚集着一大堆同学，我和艾普丽尔一到，他们便自动向两边分开，给我们让出一条路。珍妮·威尔森还盯着我，小声和琳恩嘀咕着什么。

“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啊？”我问。

艾普丽尔指了指前面说：“就是他。”

我停下来，上下打量着这个新来的男孩。这家伙完全将圣三一（HOLY TRINITY）学校的着装规定抛在脑后，上身套着WOLFSBANE的乞丐装T恤，下身搭配了一条脏兮兮的黑色牛仔褲，膝盖的地方破成了细条、染黑的浓发遮住了脸；苍白而毫无血色的手举着一大张画纸——那是我的素描！而且……这家伙竟然坐在我的位置上。

我从看热闹的人群中挤过去，径直走到桌子旁边说：“不好意思这位同学，你坐的是我的位置。”

“那么，你肯定就是格蕾丝咯？”他眼皮抬都不抬地说。刺耳的声音让我有种寒毛倒竖的感觉。

我下意识地退后几步：“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他指着我在画具盒（午餐时间我将它留在教室了）里的遮盖胶带上的姓名标签念着：“格蕾丝·迪万（Divine，意思是圣恩），”他冷哼了一声，继续说，“你的父母一定有‘天父情结’吧？我敢打赌你爸爸一定是个牧师。”

“是牧师怎么样？这好像不关你的事吧！”

他将我的素描举到面前，说：“格蕾丝·迪万，你爸妈一

定希望你特别有出息。”

“没错。请你离开。”

“可你这幅画也太‘有出息’了吧，”这家伙完全没有住嘴的意思，“这些树枝的感觉都不对，还有啊，那个树结应该是向上的吧？你怎么画成向下的了？”他说完，用细长的手指捏起一支炭笔，旁若无人地在我的素描上画了起来。

我被他的莽撞行为彻底激怒了，但是让我吃惊的是他挥舞着炭笔勾勒出那些粗粗细细的线条时候的那份轻松和自在，那些以前让我头疼的树枝突然之间像是活过来了一样，跃然纸上。他还用小指的一侧将树干上的炭笔痕迹晕开——这种画法可是巴洛先生在课上反复强调的“大忌”。但是不得不承认，那种模糊的手法恰如其分地展现出了树干的神韵。接着他又给树枝添加了一些阴影，然后在最低的那根树枝上画了一个树结。奇怪啊，这家伙怎么知道那个树结长在最低的那根树枝上呢？

“住手！”我大叫着，“那是我的画！还给我。”我抓住了画纸，但是又被他抢了过去，“还给我！”

“那你亲我。”他说。

艾普丽尔的惊叫声真的很能表现气氛……

“什么？”我大声地问。

他探着身子看着我。那张脸还是被乱蓬蓬的头发遮掩着，一个黑石吊坠从他的T恤里面滑了出来。

“亲我，我就还给你。”

我抓住他拿着炭笔的那只手：“你以为你是谁啊？”

“这么说你不认识我咯？”他抬起头甩了甩头发，将脸露出来。那张脸看上去惨白得毫无血色，然而真正让我大吃一惊的是那双乌黑的——从前被我称做“黑泥派”的眼睛。

“丹尼尔？”我惊讶地松开了他的手。叮当一声，炭笔掉在了桌子上。此刻，我感觉脑袋被突然涌进来的一万个为什么挤得满满的。

“裘德知道你在这儿了吗？”

丹尼尔握着胸前的那颗黑石吊坠，嘴唇微微张开，像是要说什么。

就在这时，巴洛先生走了过来，他双手交叉在水桶一样粗壮的胸前。“我告诉过你上课前要去管理员办公室报到的。”他对丹尼尔说，“如果你不能尊重我的话，年轻人，我恐怕不能让你来上我的课了。”

“我正要走呢。”丹尼尔推开椅子，大步流星地从我旁边走过去。他那染黑了的头发再次遮住了眼睛。

“回头见，格蕾丝。”

他走后，我盯着那幅素描出了神。画纸上那些拥挤的黑色线条勾勒出一棵孤傲的却很有个性的树。我从巴洛先生旁边跑过去，从堵在门口的围观者中挤了出去。“丹尼尔！”我大声喊着他的名字，但是门廊里一个人也没有。

这倒是挺符合丹尼尔的风格，这家伙最擅长玩失踪。

晚餐过后

屋里回荡着刀叉和碗碟丁零咣啷的碰撞声，我现在担心的是那个“你今天都做了什么”的餐间话题，按照老规矩，这可是我们迪万家“臭名昭著”的晚餐必备环节。

爸爸自告奋勇打头炮。他最近似乎对教区举办的慈善活动充满了兴趣。不管怎样，这对他的生活方式来说，无疑是一个转型的好机会。他最近一直都窝在房间里做研究，裘德和我都戏称他正在“图谋”自立门户开辟一种新宗教。妈妈则跟我们讲了她诊所里新来的实习生，还有小宝宝詹姆斯在日托所学会的新词汇：豌豆、苹果、海龟。查瑞特（Charity，意为仁慈，宽厚）则报告说她在科学考试中得了A。

“我成功地让大部分朋友为我们的‘衣物捐赠活动’捐赠了衣物。”裘德将小詹姆斯的肉馅糕切成大大的几块之后说。

这我倒是一点也不奇怪。“玫瑰羽”协会的一些人一直声称裘德的善举只是在作秀。不过裘德的确也就是那种人，我意思是说，除了他还有谁会放弃毕业班的自由与清闲，每周抽出三个下午在教区孤零零地做研究？或者，有谁会因为不愿意在球场上表现得“咄咄逼人”，而失去了与校曲棍球队一起训练的机会？虽然有时我会觉得做裘德的妹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如果你要我不爱这个哥哥的话，我宁愿选择前者。

一想到我将要讲的“今天都做了什么”和丹尼尔有关，我就头皮发麻。

“很好！”爸爸夸赞裘德。

“我也这么觉得，”他咧嘴笑了笑，继续说，“昨天我告诉他们我捐了衣服，然后鼓励他们也都来帮忙。”

“你把哪件衣服捐了？”妈妈问。

“红色的那件。”

“你的那件乐斯非斯（North Face）？但是，差不多都还是新的呢！”

“我是觉得接下来的三个学期我都穿不着它。我自己不穿，然后把它压箱底，会不会有点自私啊？毕竟别人可能正需要呢。”

“裘德说得对，”爸爸说话了，“我们需要好点的衣服。这还没有到感恩节呢，气象台已经预言今年冬天的低温又要破纪录了。”

“太好了！”查瑞特欢呼起来。妈妈小声嘟囔着什么，她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明尼苏达州的人对不断打破纪录的低温这